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● 中国画名家墨迹品赏

任伯年



落笔如飞 神在个中

○ 朱颖人

任伯年是近代中国画坛上的全才，也是上海海派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。他对人物、山水、花卉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杰出人物。说他是海派前期的主要代表，是因为那时他聚集了一批画友，影响于上海画坛，为海派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

萧山三任，以叔侄相称，师友相授。伯年之父为民间肖像画师，伯年幼受父业，练就敏锐的观察、默记能力，其后习任薰笔法，然而伯年不以此为满足，上溯前代绘画，吸取优秀技法，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。

任伯年的花鸟画，工笔、写意皆精，应时之需，出手极快，少有失败。他的工笔从宋画而来，得益于黄筌、徐熙画风，复受益于老莲，虽不及某些宋画古朴浑厚，但清秀灵动过之，神形跃于纸上，夺人魂魄，为历代画家中少有。笔线常在铁线、钉头鼠尾描之间，细而坚挺，勾勒造型韵趣无穷、神形兼备。画面疏密有致、虚实相生，得园林田野之趣，尽在变化之中。

任伯年的工笔，继承发扬了传统绘画的特色，既有淡彩轻敷之法，也有金笺重彩之笔，不少地方兼容并施，既厚实又轻灵，充分展示了对自然美的追求，一种清新自然之气溢于纸上。他的设色，淡彩以植物质颜料为主，便于渗化，较多地应用接色、积粉、冲色的方法，大多施于矾绢、熟纸之上，利用其不透水性，达到「淡而不薄、厚而不浊」的效果。在矾绢、熟纸上实施这种方法，与意笔画的破墨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此中可以看出他控制水分的才能，也可觉察到他对接色、冲粉等积极技法的驾驭能力，其审美情趣，恐非当代学「黄筌富贵」者所能比拟的。在淡彩之中，伯年有时在某个局部施以重色，由于石质颜料容易沉淀，不易均匀，故沿用古代正反面衬罩的方法，以求色不碍墨，得厚重轻灵的感觉。伯年也擅用重彩，多施于金笺之上，法古而情真，辉煌夺目，在同辈中颇为难得。

伯年作意笔花鸟，同样受人器重，存世作品也多。其笔墨方法与青藤的狂放、白阳的文人画气息相比，有称之为小写意的。名称虽有不同，其技法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。勾线基本上沿用老莲法而稍有变化，落笔露锋着纸，用笔劲挺有力，以勒势收笔，灵动有致。笔线细而不弱，得宋人古意而具自家法度。点厾之间，胸有成竹，笔迹着纸神形俱显，临风招展，得动静之美，雅俗共赏，为人所爱。伯年点厾手势与勾勒细线相通，展其势，猛而露，有一股刚劲之气蕴于纸上。由于用笔速度迅疾，吴昌硕称他“落笔如飞，神在个中”，道出伯年的熟练技巧与作画特点。我们赏析他的花鸟画，无论对叶片、花瓣，都能看出他在阔笔墨迹中的提、按、顿、挫手法，除了着意勾勒细部之外，大多悬腕，高执笔，行进快速，少见复笔，气韵流畅，意气奔放，这从老莲笔意中可窥其渊源。

从花瓣、叶片的笔迹上去推测他的墨法，大致可以看出「以浓破淡、以淡破浓」的基本方法。对于叶筋脉络，往往趁其未干之时用浓墨或厚色勾出，既使渗化，也留有墨线笔痕，化解了叶片的平薄；有时在稍深的叶片上用淡色或极薄的白粉来勾，将叶片上原有的颜色稍稍挤开，留下淡淡的叶脉，既有变化，又得生意，是前人少用的方法。伯年这些破墨法，使整体画面更见生意盎然，灵性独具，令人叹服。

任伯年墨法之妙，从流传下来的画作中看，在矾绢、熟纸上的用水比较留意，水分过多则颜色容易郁积，变得平薄；水分过少则物象枯槁无生气。伯年善于掌握颜色与水分的多寡，摒去过与不足之弊病，充分发挥了中国绘画材料的特性，获得前所未有的绘画效果。

任伯年画鸟兽之传神，更不在前人之下，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慨！关键在于他有独到的观察力与默记、默写的能力。近时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洋写生法传入中国，有助于他的造型能力。我们细看他以笔墨挥写，神形兼备之处，单从西洋写生法来解说恐有不周之处。任伯年为鸟兽传神写照能登峰造极，应该说是得力于传统肖像画的观察方法的内在道理，可惜伯年自己未能记述，他的跋文也少，难以整理成文以供研析，实为可惜。

任伯年施于动物物象之笔墨，观察之深，落笔之准，是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明的。他的画面生活气息特浓，富有人情味，构图变化较多，没有固定的模式，颇有石涛上人所谓「无法之法」的处理方式，这是伯年的优点。

任伯年不愧为近代中国画坛上的一位大家，他的传神写照之功力以及笔墨技法之灵变，留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，可惜就在他功成名就，更上一层楼之时，过早逝世了。假如吴昌硕、黄宾虹的生命极限只有五六十岁，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与名望，然而任伯年在这个年岁所取得的成就，却正是别人所不可企及的。



人物花鸟扇面之一





月
雅
仁
伯
頭











人物花鸟扇面之四





人物花鸟扇面之五





人物花鸟扇面之六





人物花鸟扇面之七

